

「一」

虢国博物馆 编著

虢国墓地出土

青

铜器



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



虢国博物馆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 — / 虢国博物馆编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03-059592-8

I. ①虢… II. ①虢… III. ①青铜器(考古) — 出土文物 — 三门峡 — 周代
IV. ①K87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1758号

责任编辑: 张亚娜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书籍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1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2

字数: 360 000

定价: 2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

(一)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梅良川

副主任

宁会振 史智民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名)

史智民 宁会振 任磊 刘社刚 李清丽 辛军民
张菁华 梅良川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龙正 叶扬 杜金鹏 姜涛

主编

辛军民 李清丽

副主编

张菁华 任磊 赵昂

摄影

赵昂 刘小放 孙之常 牛爱红 黄诗金

撰稿

李清丽 赵昂 杨爱民 张敏 侯兵兵 常军

翻译

侯兵兵



鼎彝镇河峽

(代序)

目前所见的出土青铜器图录，多属考古学著作形式之一，源自于宋代金石学著作《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宋仁宗时，诏令以秘阁和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彝器为标本，参照制作礼乐器，其图形、铭文和释文，编纂为现知我国最早的青铜器著录书籍《皇祐三馆古器图》，收录古代青铜器11件。可惜，原书已佚。后来约在宋神宗年间或哲宗初年，李公麟编纂《考古图》三卷，收录古器物，除了器物图之外还有器型、铭文、铭文考释，此书亦已佚失。现存最早收录古代青铜器的古器物图书，是北宋吕大临编撰的《考古图》，约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年），著录一批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总共目列224器，实收234器（此据《四库全书》本。另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清内府藏钱曾手录本，共收242器）。吕大临编撰《考古图》之目的，绝非“当天下无事时，好事者畜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而主要是为了收集、整理、保存“证经补史”的实物资料，正如吕大临在自序中所言：“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因此，《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精细地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并尽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同时还特别注意器物的共存关系。如卷三收“得之于河南河清”的“单鬯癸彝（卣）”，附录了一起出土的鼎、觚、簋、盃、甗五器。编者又能根据器物的形制、文字和出土地推断年代。该书是我国最早系统收录古器物的专门图录，著录青铜器各项内容比较齐备，其编纂方法多为后世效仿，在古器物著录体例上具有开创性贡献。稍后出现的古代青铜器图录《博古图录》（又名《宣和博古图》），由宋徽宗敕撰，王黼等编纂。大观初年（1107年）开始编纂，成于宣和五年（1123年）之后。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集合了宋代所藏古代青铜器的精华。分为20个器类，839器。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本及释文，记明器物尺寸、重量与容量。有的还附记出土地点、颜色和收藏家的姓名。同时对器名、铭文进行认真考释、辨证。所绘器形比较准确。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的比例。根据实物形制以订正《三礼图》之得失，考订精审。其所定器名，如鼎、尊、彝、爵等，一直沿用至今。对于铭文的考释和考证，疏陋之处虽多，但仍有允当可取的地方。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说：“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衰集之功亦不可没。”《博古图录》在古代青铜图像著录上具有开创之功，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基础。清代出现很多古代青铜器图录。其中，乾隆命廷臣梁诗正仿照《宣和博古图》体例编纂《西清古鉴》，收录青铜器1529件，最有代表性。类似图录还有《宁寿鉴古》和《西

清续鉴》甲编、乙编，等等。

近百年来，因考古学的兴起和博物馆的发达，中国的青铜器图录如雨后春笋般问世，体例虽较多因循前人旧例，但也时有创新。随着学科的发展，出土青铜器著录确需与时俱进，适应新时代学科发展新需求。

笔者认为，今天编辑出土青铜器图录（包括其他出土文物图录）之宗旨，应是充分揭示文物价值，传承文化精髓，即重点阐释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其目的首先是服务于科学研究，其次兼顾艺术鉴赏。

因此，出土青铜器图录应该与考古报告有互补功能——考古发掘报告，以全面、准确报道相关考古发掘项目之科学资料，服务于考古科研为目的。就其他专业人士和一般公众而言，考古发掘报告不能完全满足各界需求。加之种种原因，即便考古学界对于既往考古报告，往往也有这样那样的抱怨。所以，出土青铜器图录，就要与考古报告形成互补，即在考古报告中未能体现、不能获取的信息（无论内容、形式），可在图录中予以补充提供。

出土青铜器图录的信息资料，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第一，真实性。无论照片、拓片、线图，包括介绍性文字，都须真实反映文物原貌，而不应为了观赏性而刻意隐瞒真相——残缺、破损、修复，都是文物真实性的一部分。文物资料真实性是文物图录可靠性的前提。

第二，完整性。应有充分的信息记录和体现，文物的正面、背面、顶面、底面和侧面，尽可能展现——尤其是有特别之处时；有文物修复前、修复后相关信息；有些特殊现象应该特别记录清楚。共存物的信息——如套器，文物存储器皿、包裹物等，也应交代。充分表现美，坦然暴露丑。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古代青铜器是有正、背面之分的——大部分容器和许多兵器均如此。在给青铜器拍照时，我们习惯于把文物的“正面”（人们习惯上认为的正面，其实未必正确）朝向镜头，因此一件青铜器不管被多少次拍照、发表，人们能看到的其实往往只是其一面景象。所以，文物图录拍照要打破“常规”，要反映文物各个方面情况。

第三，准确性。无论形制、纹饰、尺寸、工艺的体现，都要准确无误，为广大读者奠定良好研究基础。

第四，科学性。现代考古学与古代金石学虽有某种承袭关系，但区别甚大，如考古学依靠若干现代科技手段，成为最复杂的交叉学科之一。作为青铜器专门著作，铜器成分以及锈蚀物、附着物之科学检测、分析资料必不可少。器物的铸造工艺技术和使用痕迹的观察分析，最好也应具备。

第五，多样性。此指各种信息记录和表现方式的完美结合。文字、照片（包括显微照相、X线片，甚至CT片）、三维扫描、线图、拓片……发挥其各自长处，互为补充。

由虢国博物馆编著的《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所收录青铜器来自虢国墓地M2001、M2011、M2012三座大墓、M2016—M2019四座小墓、M2118—M2122五座被盗墓，以及公安机关1998年收缴的

虢国墓地被盗文物，其时代约当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组合完整，且有成组玉器等珍贵文物相伴，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十分突出。根据这批青铜器，我们可以一窥西周晚期社会状况。虢季墓M2001，既有成组青铜器容器（包括列鼎、列簋、列鬲）、编钟和钲等乐器，还有大量兵器、工具，反映了虢季其人重要而特殊的身份、地位。我们知道，年代明确的两周之际青铜器并不多见，而虢季墓出土青铜器均为西周末年器物，其铜爵、铜尊、铜觶，保持了自商代末年出现的酒器组合，而同出玉器中包括多件玉戚、玉戈等商代遗物，显现其铜器和玉器所蕴含的浓郁“殷商风”，为研究虢国文化、虢季身世提供了珍贵资料。

现行文物图录体例，大致分两种。一种按器物类别排序，同类器物再以时代为序。另一种以器物原有组合（出土单位）编排，同一组合（单位）器物再按器类为序——重要、常见者在先，次要、少见者居后。上述两种体例中，前者主要沿袭宋代以来传统，后者则是考古学兴起之后的新创——宋代文物图录也有注意器物“成组”关系者，但没有形成专门体例。本书体例按器类排序，同时又附有按出土单位归组的器物统计表，既照顾了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又兼顾了研究者需求。

书前关于青铜器概述文字，系统而详细，对于一般读者了解虢国青铜器乃至掌握商周青铜器知识，大有裨益。

关于器物定名，作者有认真研究。发掘者认为“太子车斧”M2011：183“自铭车斧，应为仪仗器，或可归入礼器类”。但本书编者坚持归入工具类，十分正确。当然，该器定名为斧，还有商榷余地。“太子车斧”与铜铤M2001：176，实为同类文物，虽自铭为“斧”其实为铤。斧为砍斩之器，是兵器或工具，横斲。铤为木工工具，竖斲。不知“太子车斧”首部木质组件有无锤砸受力痕迹？从图片看，似乎有。若确实有，则对于认定其功用从而为其定名提供有力证据。

西周青铜钻实物不多见。虢国墓地出土铜钻M2001：172，斲内尚有木杆存留，更属珍稀。此木杆有否受力痕迹？器物前端有无钻木、石形成的微痕？对此如有观察介绍，更佳。

在概述中，编者对这批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技术有论述，可使读者大致了解虢国青铜器铸造水平。只是未能逐一观察、介绍其制造和使用痕迹，不能让读者有更深度的认识。如铜壶M2011：62，壶腹正面有十分明显的范线。而双范对接时把范缝安排在器物正面的现象，不是多见。因此它是四范吗？

本书存在某些缺憾，应与编著者受到的种种条件限制有关。相信下次一定会更完美！感谢编著者为我们提供的精致“青铜美餐”！它与先前出版的《虢国墓地出土玉器》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本人于西周青铜器研究相当粗疏，对本书原无置喙资格，奈何编著者诚心邀约，友情至重，勉强应命，为此小序。多所挑剔，非敢毁誉，实为朋友间讨论，以图共同进步耳。承蒙编著者不弃，慨然采用，其虚心与大度，令人感佩不已！

“乱语”充“序”，诚望读者见谅！

杜金鹏

戊戌末伏于北京官书院

目 录

鼎彝镇河峡(代序) 杜金鹏 / i

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简述 李清丽 / 001

礼 器

缠体龙纹铜鼎 (M2011 : 82) / 012
凤首纹铜鼎 (SG : 010) / 013
波曲纹铜鼎 (SG : 08) / 014
垂鳞纹列鼎 (M2012 : 1、9、2、26、33) / 015
波曲纹列鼎 (M2011 : 85、77、171、79、182、
342、284) / 017
S形窃曲纹列簋 (M2011 : 343、325、86、184、
324、76、74、42) / 021
虢季列鬲 (M2001 : 70、110、85、73、74、68、
116、69) / 025
凤鸟纹列鼎 (SG : 01、02、03、04、05、06、
07) / 028
有珠重环纹铜鼎 (SG : 015) / 030
C形窃曲纹铜鼎 (SG : 017) / 031
虢季列鼎 (M2001 : 390、66、82、83、106、
71、72) / 032
虢季列簋 (M2001 : 86、146、94、95、67、
75) / 034
S形窃曲纹列簋 (M2012 : 7 / 46、3 / 39、11 / 83、
17 / 19) / 036

双行重环纹带盖铜簋 (SG : 031) / 038
回首龙纹列鬲 (M2012 : 68、43、45、18、80、
79、44、42) / 040
回首龙纹铜鬲 (M2011 : 40、341、283、81、88、
174、340、173) / 042
国子硕父铜鬲 (SG : 044) / 044
虢宫父铜鬲 (SG : 049) / 045
虢季铜盃 (M2001 : 91) / 046
虢季铜簋 (M2001 : 77、78) / 048
曲体龙纹铜簋 (M2012 : 14 / 78) / 050
虢硕父铜簋 (SG : 062) / 052
小子吉父铜方甗 (M2001 : 65) / 054
波曲纹铜方甗 (M2012 : 15) / 057
回首龙纹铜方甗 (M2011 : 166) / 059
曲体龙纹铜方甗 (SG : 064) / 060
镂空波曲纹铜铺 (M2011 : 170) / 061
虢季铜甫 (M2001 : 148、105) / 062
镂空波曲纹铜铺 (M2012 : 30、13) / 064
虢季铜方壶 (M2001 : 90) / 066
凤鸟纹铜方壶 (M2012 : 16、25) / 069
双首龙纹铜方壶 (SG : 053) / 071
凤鸟纹铜方壶 (M2011 : 63) / 072
双首龙纹铜方壶 (SG : 052) / 074
联羽纹铜圆壶 (M2001 : 80、89) / 076
重环纹铜圆壶 (M2011 : 215) / 078
窃曲纹铜圆壶 (M2011 : 62) / 080
龙纹铜盃 (M2001 : 96) / 082

凤鸟纹铜盃 (M2012 : 34)	/ 084
昶伯铜匜 (M2011 : 165)	/ 086
龙纹铜方彝 (M2012 : 8)	/ 088
铜尊 (M2001 : 120)	/ 089
铜觶 (M2001 : 145)	/ 089
铜爵 (M2001 : 118)	/ 090
曲体龙纹铜盆 (M2011 : 330)	/ 091
虢季铜盘 (M2001 : 99)	/ 092
C形窃曲纹铜盘 (M2012 : 37)	/ 093
虢宫父铜盘 (SG : 060)	/ 094
重环纹铜盘 (M2011 : 44)	/ 096
有珠重环纹铜盘 (SG : 058)	/ 097
S形窃曲纹铜盘 (SG : 059)	/ 098

乐器

虢季铜编钟 (M2001 : 45、49、48、44、50、51、 46、47)	/ 100
铜编钟钩 (M2001 : 167、136、122、137、138、 369、123、220)	/ 104
兽面纹铜钲 (M2001 : 76)	/ 105
铜钲 (M2011 : 58)	/ 106

兵器

铜内铁援戈 (M2001 : 526)	/ 108
云纹长胡四穿铜戈 (M2001 : 517)	/ 109
龙纹长胡四穿铜戈 (M2011 : 288)	/ 110
长胡三穿铜戈 (M2001 : 525)	/ 111
长胡五穿铜戈 (M2001 : 477)	/ 112
中胡三穿铜戈 (M2011 : 218)	/ 113
铜矛 (M2011 : 29、261)	/ 114
铜剑 (M2011 : 60)	/ 115

椭圆形铜盾錫 (M2001 : 364、427)	/ 116
双翼内收形铜镞 (M2001 : 171-1~4、 394-1~9)	/ 117
双翼外张形铜镞 (M2001 : 392-1~4)	/ 118
方锥锋铜镞 (M2001 : 374-1~2)	/ 119
方锥锋铜镞 (M2011 : 55)	/ 119
四叶锋铜镞 (M2001 : 391-1~4)	/ 120
圆锥锋铜镞 (M2011 : 56)	/ 120

工具

太子车斧铜斧 (M2011 : 183)	/ 122
铜斧 (M2001 : 174)	/ 123
铜凿 (M2001 : 179、177)	/ 123
铜铤 (M2001 : 176)	/ 124
铜钻 (M2001 : 172)	/ 125
平刃铜刻刀 (M2001 : 175)	/ 126
斜刃铜刻刀 (M2001 : 173、178)	/ 126
铜锥 (M2001 : 180、181)	/ 127
三棱铜刮刀 (M2001 : 182)	/ 127
铜削刀 (M2011 : 445)	/ 128

车马器

铜銮铃 (M2012 : 87、88)	/ 130
重环纹铜车𨾏 (M2119 : 1)	/ 131
多棱形铜车𨾏 (M2119 : 037)	/ 131
龙首无键铜车辖 (M2011 : 39、49)	/ 132
龙首铜车辖 (M2011 : 107、195)	/ 132
弧首铜车辖 (M2011 : 37、326)	/ 133
台阶首铜车辖 (M2011 : 168、263)	/ 133
龙首铜车辖 (M2118 : 7、8)	/ 134
兽首铜车辖 (M2119 : 038)	/ 135

兽首铜车辖 (M2001 : 479)	/ 135
人首铜车辖 (M2001 : 124、128)	/ 136
波曲纹铜辖 (M2118 : 21)	/ 136
兽面纹铜軛首 (M2011 : 97)	/ 137
兽面纹铜铃 (M2001 : 383、385、384、508、 255、147)	/ 138
铜铃 (M2011 : 70)	/ 140
斜角云纹铜軛足 (M2011 : 104、149)	/ 140
铜衔镳 (M2011 : 187)	/ 141
铜衔、龙首铜镳 (M2012 : 62-1)	/ 142
铜衔、环首铜镳 (M2119 : 22-1~3)	/ 143
人首铜镳 (SG : 0119-1)	/ 143
兽面形铜带扣 (M2011 : 112、109)	/ 144
兽面纹铜带扣 (M2011 : 272、273、274)	/ 145
兽面形铜带扣 (M2012 : 85-1、2、4)	/ 146
兽面形铜带扣 (M2119 : 9、13)	/ 147
兽面形铜带扣 (M2119 : 12、16)	/ 148
扁筒形铜带扣 (M2011 : 181、207、279)	/ 149
牛首形铜带扣 (M2119 : 18)	/ 149
兽面纹A形节约 (M2011 : 90)	/ 150
兽面纹X形铜节约 (M2011 : 162-1、162-8)	/ 151
H形铜节约 (II SG : 82-2)	/ 151
蝉纹十字形铜节约 (M2011 : 162-13、 162-24)	/ 152
兽面纹十字形铜节约 (M2011 : 162-26、 162-35)	/ 153
转子铜游环 (M2011 : 61)	/ 154
联管铜游环 (M2001 : 341-1~3)	/ 154
扁铜小腰 (M2011 : 177-2、193、208、291、 292、336)	/ 155
圆铜小腰 (M2011 : 114、115、116、117、 118)	/ 156
多棱形扁铜小腰 (M2001 : 209-1~3)	/ 157
兽首形扁铜小腰 (M2001 : 371-3)	/ 157
铜络饰管 (M2118 : 12-1~7)	/ 158

铜泡形饰 (M2011 : 161-1~10)	/ 158
铜环 (M2011 : 101、108、155、160)	/ 159
铜马胄 (M2118 : 9-1、2)	/ 160

杂器

铜鱼 (M2011 : 28-1~3、9~14、19)	/ 162
铜鱼 (M2119 : 2)	/ 164
铜鱼 (M2121 : 3)	/ 164
铜铃 (M2011 : 7、8、9、26)	/ 166
云纹铜铃 (M2120 : 1、7、016、017)	/ 167
梁姬铜罐 (M2012 : 92)	/ 168
凹弦纹铜罐 (M2012 : 91)	/ 170
垂鳞纹小铜罐 (II SG : 37)	/ 171
长方钮铜合页 (M2011 : 318、322、331、 335)	/ 172
圆管钮铜合页 (M2001 : 510)	/ 173
圆环钮铜合页 (M2001 : 438-1、2)	/ 173
镂空Y形铜管 (M2011 : 46、48、255、265)	/ 174
镂空铜管 (M2011 : 47、256、257、258、 259、260)	/ 175
长方形管状铜构件 (M2011 : 152)	/ 176
三通形铜构件 (M2011 : 150)	/ 176
K形小绳扣 (M2001 : 139-1~3)	/ 177
十字形小绳扣 (M2001 : 139-22~24)	/ 177
菌状铜器 (M2119 : 041)	/ 178
三角龙形铜带饰 (M2001 : 544)	/ 178
双龙纹圆形饰 (II SG : 86-1)	/ 179
附表	/ 180
后记	/ 187



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简述

李清丽

虢国是西周初年的重要姬姓封国，其开国国君是周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五个虢国，即东虢、西虢、南虢、北虢、小虢。虽然关于各个虢国的来龙去脉，由于文献记载简略、考古资料缺乏而不能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对于三门峡的虢国是原封于陕西宝鸡一带的西虢后迁至此的说法，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虢国于西周末年东迁到陕地，建都上阳（今三门峡市区李家窑），墓地在距都城3.5千米的上村岭上——这些也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实。虢国墓地于1956年发现后，先后经过两次大规模发掘；上阳城遗址也于2000—2001年进行了发掘清理，取得了丰硕成果，令考古学家们兴奋不已。在虢国墓地出土的文物中，青铜器是数量最多的一类，而且种类齐全，制作精良，特别是与文献记载相符的成套青铜礼器，无疑是虢国文化中的一大亮点，为研究虢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虽然在一些图录或书籍中也时有出现，如《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河南博物院编著的《中原古代文明之光》《鼎盛中华》以及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编著的《华夏瑰宝展》等图书中不乏虢国青铜器的身影，但却没有一本专门介绍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因此，作为专门保护管理虢国墓地文化遗产的虢国博物馆，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虢国墓地出土的精美青铜器编辑成书，以飨读者。本文将在诸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情况作一简述。

一、虢国墓地青铜器的出土

虢国墓地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区北部上村岭，南望嵒

山，北濒黄河，是一处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独具特色且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大型邦国公墓（图一）。整个墓地南北长590米，东西宽550米，占地32.45万平方米。从1956年发现至今，该墓地先后经过四次钻探、两次大规模发掘，探明各类遗址500余处，已发掘清理了252座墓葬、7座车马坑和3座马坑，出土文物近3万件（颗）。1996年12月，虢国墓地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被评为“二十世纪河南十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又入选了“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虢国墓地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56—1958年，由夏鼐、安志敏率领的黄河水库考古队在该墓地南区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234座，车马坑3座，马坑1座，出土文物15000余件（颗），其中青铜器物5350件。由于当时三门峡地区还没有博物馆，因此出土的文物绝大多数被运到北京进行整理，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国家博物馆。

第二次发掘是1990—1999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三门峡考古队联合在墓地北区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清理



图一 虢国墓地市区位置示意图

理工作，共发掘各类墓葬 18 座，车马坑 4 座，马坑 2 座，出土各类文物 20000 余件（颗），青铜器物 9125 件。其中 M2001（虢季墓）、M2009（虢仲墓）两座国君大墓的发掘，分别被评为 1990、1991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次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因此，三门峡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虢国博物馆，专门保护和管理虢国墓地（图二）。

需要提及的是，虢国墓地曾发生过两次被盗事件。第一次是 1989 年，在 20 世纪 50 年代虢国墓地发掘区的南边，三门峡市湖滨区会兴镇建设居民小区时，村民擅自进行钻探，引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盗掘事件。虢国墓地大规

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也由此展开。案发后，在各级领导和当地政府的重视下，公安部门迅速侦破，抓捕了多名犯罪分子，也追缴了 1074 件（颗）被盗文物，其中青铜器 727 件^[1]。后根据犯罪分子交代，并结合墓地钻探情况及被盗文物的形制、纹饰、铭文等特征，专家推断此次被盗的主要是 M2007、M2008、M2118、M2119、M2120、M2121、M2031、M2059 等八座贵族墓葬。第二次是在 2000 年，虢国博物馆建设期间，犯罪分子在距离虢国墓地较近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总库院里租房盗掘。后来由于内讧案发，公安部门抓捕了相关犯罪分子，追缴了 247 件被盗文物，其中青铜器 146 件^[2]。后根据犯罪分子交代，并



图二 虢国墓地北区国君及高级贵族墓葬分布图
(黄色部分为第二次发掘的墓葬)

结合墓地钻探情况，专家推断此次被盗的主要是 M2056、M2063、M2116、M2061 等四座贵族墓葬。

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种类齐全，造型端庄，纹饰精美，做工精湛，且多数礼器带有铭文，对研究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近万件，其中虢季墓（M2001）和虢仲墓（M2009）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达五千件，带铭文的铜礼器近百件，其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不言而喻。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第一次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当时的发掘者认为“这里的铜器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商周彝器通考中断为西周晚期及东周早期的相近”^[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指出：“这里出土的青铜礼器，除个别属西周中期者外，多数与公认的厉、宣时期标准器相似，也有一些春秋初期的特征。”^[4]著名学者李学勤、林寿晋、郭宝钧、李丰、高明等先生也曾就三门峡虢国墓地 50 年代出土的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各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却一致肯定它不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这个时间范围。90 年代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铜器更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明确指出，M2001、M2012、M2011 出土的青铜礼乐器物的时代特征非常鲜明，三座墓的时代，当然包括其中的青铜器物，“为西周晚期晚段（即宣、幽时期）当为无误”^[5]。因此，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基本上处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之间。由于西周和春秋之际的青铜器在考古学上发现不多，大规模的发现更是凤毛麟角，所以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不仅是认识三门峡虢国文化面貌的直接材料，而且还是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料，并为中国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难得的标准器物。

二、虢国墓地青铜器的分类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镍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分类主要是为了区别青铜器的性质和作用，以利于研究各自所形成的器形体系。分类的科学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青铜器器形的正确认识。青

铜器的分类有以用途的性质为标准的，如礼器中分为食器、酒器、水器等，各大类中还可按不同的器形细分，如酒器类有爵、尊、壶等；也有采用现代分类法的，如礼器归入容器，兵器归入锋刃器的。我国考古学界较为流行的是按照器物的用途进行分类，故虢国墓地所出土的青铜器也使用这一标准。按照器物的用途，将虢国墓地青铜器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及杂器等六类。

1. 礼器

礼器是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战征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代表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礼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三大类，器形主要有鼎、簋、鬲、盨、簠、甗、铺；壶、尊、方彝、爵、觶、盃；盆、盘、匜等。

（1）食器

食器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中的重器。由于食器与政治、经济、文化的接触更广泛、更深入，故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也最丰富。食器包括炊食器、盛食器、蒸食器等，主要器形有鼎、簋、鬲、盨、簠、甗、铺等。

鼎 原本只是一种陶质的日常生活用器，是华夏农耕文明的代表性用具。目前所知最早的陶鼎，是在公元前 6000 年左右的中原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夏代晚期二里头遗址，历经商、周至春秋战国，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沿用时间最长的器物。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青铜鼎本是用来炖煮肉食的炊具，相当于现在的锅。到了夏代，“禹铸九鼎”的传说使得鼎从一般的炊器发展为传国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就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成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其延续使用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其他器物可与之比肩。

铜鼎自产生之日起，便在整个商周时期占据青铜礼器的核心地位。作为商周时期礼制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载

体，铜鼎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制作日益精美，使用渐趋规范。自西周中期以后形成了严格规范的列鼎制度，成为明贵贱、别等差的标志性器物。列鼎，是指一组形制、纹饰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鼎的组合。这种用鼎制度最早萌芽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趋于成熟，并得以严格执行，略而言之“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到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僭越或变相僭越的现象，列鼎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鼎，比较流行的形制是立耳圜底蹄足式圆鼎，鼎腹部作半球形，逐渐收敛成圜底，鼎足作兽蹄形，立耳微向外撇；腹部饰以各种花纹。

簋 盛放黍、稷、稻、粱等食物的器具，相当于现今使用的大碗。它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陶盆发展演变而来的，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流行于西周时期，战国时消失不见。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和列鼎配合使用，通常以偶数形式出现，如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等。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簋，比较流行的形制是夔口鼓腹双耳式，兽形耳，圈足，盖面隆起，盖上有圆形握手。

在虢国墓地发掘的墓葬中，身份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里均有列鼎列簋出现，除去被盗墓，共计出土 13 套列鼎列簋，分别是 M1052 和 M2001 出土的七鼎六簋、M2009 和 M2011 出土的七鼎八簋；M1706、M1810、M2010、M2012 出土的五鼎四簋；M1820、M1705、M1721、M2006、M2013 出土的三鼎，或配四簋，或配四鬲。最重要的是 M2001 虢季墓和 M2009 虢仲墓出土的列鼎列簋，不仅器形厚重、纹饰精美，而且均带铭文，表明墓主人身份。

鬲 煮食器具，其形状接近鼎而足中空，足空的作用是扩大受热面积，它是由陶质鬲演变发展而来的。在青铜器神圣化的过程中，鬲也进入了礼器的行列，与鼎配合使用，和簋的数量对应。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鬲，比较流行的形制为平缘束颈蹄足式，宽平折沿，薄方唇，短束颈，腹外鼓，平裆，矮体足下端肥大，腹部与足相对处各有一个竖向扉棱。

盥 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饭盒。由簋发展而来，形制似簋而椭方。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初期已基本消失。

商周时期，盥也是重要的礼器，常成对出现，和鼎、簋、鬲等配套使用。因流行时间短，造型上变化不大，基本形制是椭方体，敛口，鼓腹，双耳，圈足，盖可仰置盛物。三门峡虢国墓地共出土 10 件铜盥，即 M2001 虢季墓出土 4 件、M2009 虢仲墓出土 4 件和 M2006 贵族夫人墓出土 2 件，其他墓中皆不见。

簠 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在《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粮器”。簠出现于西周早期，流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期后消失。其基本形制为长方体，如盥而棱角突折，壁直而底平坦，足为方圈或矩形方圈。盖和器形状相同，上下对称，合起来成为一体，分开则为两个器皿，使用时极为方便。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铜簠数量也不多，主要是 M2001 虢季墓出土 4 件，M2009 虢仲墓出土 4 件，M2012 虢季夫人墓出土 2 件，M2006、M2008 出土各 1 件，其他被盗墓中也偶有出现。

甗 蒸食器，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称为甑，盛放食物；下部分称为鬲，用以煮水；中间为既通气又能盛放食物的笊子。它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陶甗发展而来的，最早见于商代初期，流行于两周时期，汉代以后消亡。在西周末期和春秋初期，青铜甗不仅是贵族生活中必备物品，而且成为与鼎、簋、鬲、簠、盥、壶、盘等配套使用的必有礼器。三门峡虢国墓地的铜甗，均为方体，有分体和合体之别。比较流行的形制是侈口立耳分体式，上部的甑呈倒梯形，侈口立耳，腹壁斜收，下部插入鬲口的榫圈；下部的鬲为长方形，直口斜肩，肩上有一对方圈耳，平裆，蹄形足；甑与鬲之间带有盛放食物的笊。

铺 盛食器，是专门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器的器皿，与豆相似。其特点为盘腹浅而底平，圈足粗矮且多为镂空，与豆盘作碗形、豆柄细长有较大区别。有考古出土的铺自铭为“甫”，如虢国墓地 M2001 虢季墓和 M2009 虢仲墓出土的铜铺均自铭为“甫”。铜铺见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逐步由实用器物发展为用于祭祀、宴飨或殉葬的礼器，并与鼎、簋等礼器配套组合。三门峡虢国墓地的铜铺，其基本形制为直口浅盘平底式，体较低，直口浅盘，口缘有唇边，圈足粗，中腰有一箍棱。

(2) 酒器

包括饮酒器、盛酒器和取酒器等，也是礼器中的大类。商代的时候，殷商贵族嗜酒如命，出土的青铜酒器不但种类多，而且非常精致。周武王灭商后，吸取殷商亡国的历史教训，建国初年严令禁酒。但是，祭祀或其他盛典之上酒还是不能缺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禁酒令逐渐松动，西周贵族饮酒、酿酒者也开始增多，酒器也慢慢多了起来。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酒器主要有壶、尊、方彝、爵、觶、盃等。

壶 盛酒器。青铜壶最早见于商代，一直到汉代还在沿用，形式变化也很复杂。西周春秋时期，常见的有方壶和圆壶，通常成对出现。虢国墓地出土的铜方壶，比较流行的形制是方体高盖兽耳宽垂腹式，口、颈、腹皆为扁方而圆角，盖甚高，腹部下垂，圈足。圆壶的形制为圆体长颈环耳垂腹式，颈部较长，两侧有系套环，腹部下垂，圈足。

尊 盛酒器。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流行于商周时期，春秋以后逐渐消失。尊的形制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牺尊）三类。虢国墓地出土的铜尊，也多为明器，实用器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虢国墓地出土的一件牺形铜尊，高29厘米、长31.5厘米，整体呈兽形，立耳长竖，张口，口中有齿，长颈较长；体较长，下有四足，相对较短而细；身后有短尾。兽背上连有豆形器，下部内束，似圈足；上部类似豆盘，外饰三角形穷曲纹。兽身通体有纹饰，多为卷云纹。此尊继承了西周时期动物形尊以写实为主形态的传统，仅在纹饰上有细微的变化，但其尊口很大，为以前所不曾见。还有20世纪90年代M2009虢仲墓出土的一件觚形尊，上有五字铭文，表明墓主人身份。

方彝 盛酒器。古代的青铜礼器统称为彝，自宋代开始，才把这类高方身、盖似屋顶、腹部为直线或曲线造型、旁侧有双耳的盛酒器物称之为方彝。青铜方彝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流行时间短。虢国墓地出土的方彝数量较少，多为明器，实用器仅见M2009虢仲墓出土的一件龙纹方彝，造型如同房屋，四侧棱和腹壁均有扉棱，整器看起来非常华丽精致。

爵 饗饮酌酒之器，因形像雀而名。广义的爵是各种

饮酒器皿的泛称，狭义的爵专指温酒器或饮酒器。爵也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夏代晚期出现，商代盛行，春秋后消失。商周时期，爵是重要的礼器。古代爵禄制度就是根据不同的身份配相应的爵，衍生出“爵位”之说。其基本形制是前有流，作为倒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作为造型装饰和平衡物，中间的杯是盛酒的容器，一侧有手柄，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装饰。虢国墓地出土的铜爵也多为明器，实用器只有M2009出土的虢仲爵。

觶 饮酒器。形似尊而小，有的有盖。流行于商朝晚期和西周早期。《礼记·礼器》中记载：“尊者举觶，卑者举角。”商代的觶形作小瓶状，多为圆腹，侈口，圈足，大多数有盖；西周时有作方柱形而四角圆的；春秋时则演化成长身、侈口、圈足觶，形状像觚。虢国墓地出土的铜觶，形制多为长身侈口圈足觶。

盃 盛酒器，或为盛水器。王国维《说盃》云：“盃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青铜盃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有自铭的盃出现于西周，西周中期盃的别名称为盃，也有铭文以盘盃并称成为组合，则盃又担任了匝的角色。因此说，盃本身就是盛玄酒（水）以调和酒味浓淡的，而未必是把水与酒放在盃里调和后再倒入爵中。因此，盃的主要用途是盛水的，与酒器组合以调和酒；与盘组合，则起盥沐作用。西周早中期，盘与盃相配使用；西周中晚期以后，盘更多地与匝配套使用。一般由年长的奴隶把持盃或匝倒水，由年少的奴隶捧盘接水。虢国墓地出土的铜盃，其形制为扁圆四足式，口长方而圆角，上有盖，腹为扁圆形，流饰于腹中部，整饰于另侧肩腹部，下有四足。实用铜盃只有4件，即M2001虢季墓1件，M2012虢季夫人墓1件，M2009虢仲墓2件。

(3) 水器

绝大部分用于盥洗，所以又称为盥器。商周时期，在祭祀、宴飨等重大典礼时非常讲究礼仪，盥洗净手就是其中重要的仪式之一，即沃盥之礼。盥洗用的青铜水器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礼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水器主要有盆、盘、匜等。

盆 可盛食，兼可盛水，盛行于春秋时期。虢国墓地出土的铜盆数量很少，只在M2011虢太子墓出土了1件，

被盗墓中追缴的有1件。基本形制为敞口沿外侈，宽平缘，折肩平底，兽首双耳。

盘 盛水器或承水器。《礼记·内则》曰“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青铜盘出现于商代早期，是从商代以前流行的陶盘发展而来，商周之际开始普遍使用。虢国墓地出土的铜盘，较为流行的形制为敞口，窄盘缘，盘腹较浅，盘耳高出盘口，圈足低而外侈。

匜 注水器，好似现今的水瓢，出现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与盘配合使用，以匜浇水于手，用盘接水，然后倒掉。虢国墓地出土铜匜的基本特征是：瓢状，直口，流槽较窄长，深腹圜底，下有四个兽足，后部有龙形把手。

2. 乐器

西周时期，重大典礼仪式均要配以音乐和舞蹈，用来协调动作，渲染气氛，标志身份，炫耀富贵。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乐器主要有钟、钲等。

钟 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由商代的铙或铃发展而来。西周早期出现，中期开始盛行。钟的基本形式是在两侧尖锐的扁体共鸣箱上部的平面上，有一个可悬的柄。按照悬挂方式的不同，斜挂的钟称为甬钟，直悬的钟称为钮钟。

钟在古代不仅是娱乐消遣的乐器，而且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特别在西周时期，由于礼乐制度的意义重大，气势恢弘、阵列严整、声色浑厚的编钟已然成为身份的象征。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以及日常宴飨中，广泛使用着编钟。由一组数目不等、大小递减的钟依次悬挂组成的乐器叫编钟。编钟的数目可以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各有不同音阶、声频的钟组成，由演奏者敲击奏乐。西周早期三枚一组，西周中晚期通常八枚一组。但也有特殊情况，如山西晋侯墓地西周晚期宣王时期的晋侯稣钟，以十六枚为一组，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编钟数量最多的。东周时期，礼崩乐坏，使用编钟的数量不等，最多的是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共六十四枚，分三层悬挂在钟簠上，是迄今为止中国青铜乐器规模最大和最完整的钟的组合。虢国墓地共出土了四组编钟，包括两组甬编钟和两组钮编钟，分别是出土于M1052的一组九件钮编钟、M2001的一组八件甬编钟和M2009的一组

八件钮编钟、一组八件甬编钟。其中，M2001甬编钟和M2009钮编钟上铸有铭文，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钲 青铜打击乐器之一，主要用于军旅，形体似铙，又称为大铙。《说文解字》说：“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钲除了军旅使用之外，还可以和其他乐器相配合使用。虢国墓地仅出土铜钲2件，分别是M2001虢季墓和M2011虢太子墓。

3. 兵器

兵器是战争工具，也是虢国军队最重要的装备之一。虢国墓地出土的兵器有戈、矛、剑、镞等。

戈 古称勾兵，是一种钩、刺的兵器，是先秦时期最常用的武器之一。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石戈，商代开始普遍使用青铜戈。由于商周时期的战争以车战为主，而青铜戈装有长柄适于远距离的勾杀，因此成为车战中的主要武器。虢国墓地的青铜戈均为圭援戈，即援前端锋尖似玉圭头，依胡部可分为无胡戈和有胡戈。无胡戈援部较宽，中有脊，内呈长方形，上有圆孔；有胡戈胡部有长短之分，内呈长方形，上有长条状孔。

矛 直刺、冲刺兵器。长柄矛为战车上的车兵使用，短柄矛则是步卒的刺杀兵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矛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细长叶刃长骹式，骹细长无孔；另一种是阔短叶刃长骹无系式，骹长且有孔。这两种矛都有大小之分，大者长20厘米左右，小者长10厘米左右。

剑 可斩可刺、随身佩带的近战短兵器。由于剑在近距离格斗中以推刺为主，故又称“直兵”。它既是防身的工具，又是贵族等级、身份、地位的标志。虢国墓地共出土了5件青铜剑，分别出土于M1052（2件）、M1705、M1721和M2011。青铜剑形制基本相同，均为叶状剑身，中脊起圆棱，圆柱形茎，圆形剑首。

镞 安装在箭前端，用弓弦弹发的远射兵器，也就是通常说的箭头。青铜镞最早发现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商代早期大量使用。到春秋时期，青铜镞进一步向实用、杀伤力强的方向发展，成为攻守城市、歼灭敌军的重要武器。虢国墓地出土的铜镞多为双翼内收形的铜镞，偶尔有圆锥或方锥形的无翼铜镞。

4. 工具

据文献记载，商周时期已开始使用青铜工具。虽然由于青铜工具自身的局限性，使它不能完全取代农业劳动和手工业生产中的石器、蚌器和木器，但它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推动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和进步。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工具主要有斧、铤、凿、钻、刻刀、削、三棱刮刀、锥等。

斧 砍伐工具，主要用于砍木或其他坚硬物质。它在农业和手工业中使用得比较广泛，既可作为木工工具，也可用来砍伐森林、开垦荒地。铜斧是由石斧演化而来的，西周、春秋时期的铜斧有平刃和弧刃两大类，平刃是农业、手工业兼而用之，弧刃则是手工业专用。虢国墓地出土的铜斧多为平刃，M2011出土的太子车斧较为特殊，器身有铭文，发掘者认为它是“自铭车斧，应为仪仗器，或可归入礼器类”^[6]。

铤 开垦土地的农具，也是手工业制作中削平木料的主要工具。古代没有刨子，平整木料表面主要依靠铤。青铜铤是由石铤发展而来的，其形状与斧相近。它与斧的主要区别是：斧是双面刃，铤是单面刃。虢国墓地共出土了5件铜铤，分别出土于M1647、M2001、M2009（2件）和M2010。

凿 凿孔挖槽的专用工具。凿体细长，上宽下窄、直凿，刃部有尖刃、弧刃、平刃几类。虢国墓地共出土了4件铜凿，分别出土于M2001（2件）、M2009、M2010。

钻 旋转穿孔的一种工具，主要用于手工业生产，在玉、木、骨、石等物体上钻孔。虢国墓地仅出土了2件铜钻，分别出土于M1779和M2001，特别是虢季墓出土的铜钻，圆形釜，身呈扁而薄的长条形，末端为无刃三角形尖锋。估计是安装在能转动的木质钻杆上，通过绳索来回拉动使其旋转的。

刻刀 刻划玉、木、骨、石的一种工具。青铜刻刀一般为扁平长条状，首端平齐或呈弧形，平刃或斜刃。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刻刀4件，分别出土于M2001（3件）、M2009，从墓地出土的精美玉器来看，刻刀应该是用来雕琢玉器用的工具。

削 刮削工具，是手工业劳作时的必备工具之一。基本形制是凸背凹刃，手柄末端有一个圆孔。又称削刀。虢

国墓地共出土了9件铜削，分别出土于M1705、M2001、M2011、M2009（6件）。

三棱刮刀 一种特制的刮削工具。一端较细，另一端较粗，三棱都锐利，用于特殊工艺生产加工。虢国墓地仅出土1件三棱刮刀，是在M2001虢季墓出土的，十分罕见。

锥 穿孔工具。一般上端平齐，下端尖锐，断面为方形，主要用于小型器物穿孔。虢国墓地仅在M2001虢季墓出土了2件铜锥，1件残断，1件完好。

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工具数量不多，出土于国君墓和高级贵族墓中，多为小巧的手工业专用工具，说明了青铜工具的使用范围有限，体现了青铜的珍贵。

5. 车马器

青铜车马器不仅能够加固车辆，强化车的性能，而且也是彰显身份地位的装饰品。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车马器主要有銮铃、辖害、軛饰、轂饰、衔镳等。

銮铃 插在车衡或车軛上端的装饰品。銮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是含有弹丸铜铃，下部是用来安装的铃座。《韩诗内传》说：“銮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銮鸣。”銮铃通常成对出现，銮铃使用的多少也是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

辖害 辖就是车轴末端的销子，与轴头配合使用，插入轴头与车轴，防止车轮脱落。害就是车轴头，是套在车轴两端加固器物，与辖配合使用。

軛饰 包括軛首、軛足两部分，是马軛的装饰加固物。軛的形制是人字形，一首两足，軛系于车衡上，两足夹住马颈，使马挽车前行。

轂饰 加固车轂的铜箍圈，用来防止车轮向外倾斜，安装在车轮两侧的车轴上。一般由鞞、軛、軛三部分组成。鞞为圆筒状，一端有挡头，一端无挡；軛是圆环形，外侧中部有一周凸棱；軛呈圆形，一端口大，一端口小。

衔镳 衔是通常说的马嚼子，又称勒，是横勒在马口里驾驭马的器物。一般由两节8字形铜链条组成，与镳配合使用。镳是连接衔与驾马绳套的器物，位于马口角及两颊上，器身均作弧形弯曲状，表面略鼓，背面中部有两个半环形纽。